



横渠书院书系

王政军 刘泉 / 主编

北宋关学随讲录

魏冬 / 著



西安出版社

关学



横渠书院书系
王政军 刘泉 主编

北宋关学随讲录

魏冬◎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横渠书院书系：北宋关学随讲录 / 魏冬著. ——
西安：西安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541-3575-4

I. ①横… II. ①魏… III. ①关学—思想史
IV. ①B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926 号

HENGQU SHUYUAN SHUXI BEISONG GUANXUE SUIJIANGLU

横渠书院书系：北宋关学随讲录

主 编：王政军 刘泉
著 者：魏冬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710061
网 址：www.xacbs.com
印 刷：西安盛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 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273 千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41-3575-4
定 价：6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写在前面的话

2017年的3月至10月，我开始用微信、美篇等现代传播形式，给身边的朋友介绍北宋时期关学的思想特点和主要人物。这本《北宋关学随讲录》，就是在这个讲述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从200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大约有十六年的时间都在西藏的单位工作。2017年初，我从西藏民族大学调入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工作，这是我工作历程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件好事。我这个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方向。上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是学理科的。之所以选择理科，是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理科考大学好考，文科难考，考上的人也不多，所以我选择了理科。但是我本人在理科方面又不擅长，尤其是化学方面，每次考试也就三四十分，再怎样努力成绩也上不去，这让我内心很痛苦。后来在高二第二学期的时候，我哭着闹着再也不学理科了，我要转到文科班去，老师经不起我折腾，最后同意了。这对我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我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走向。事实证明，我这次选择是完全正确的。1996年，我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县里的文科“状元”，如果在理科班，这是

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上大学选专业的关口，我又受当时社会流行看法的影响，选择了当时热门的经济学。按照当时农村的看法，学经济学，自然能赚钱。出身农村的我，也以为学经济学就能摆脱贫困，改变自己的家庭状况，所以做出了这样的抉择。但上了大学之后，我又发现自己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原来经济学只是一门告诉你为什么比别人贫穷，但不能帮助你致富的学问。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初心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我在大学的成绩实在不好，于是我又闹着要转到哲学系去。不过由于很多条件的限制，我的这次“转行”并没有成功，我还只能在经济学里待着。但我的心思却已经不在这上面，除了《经济学说史》《资本论》《货币银行学》这三门课程我稍有兴趣之外，对其他的课程我早已厌烦。上课的时候，基本都是老师讲自己的课，我看自己的书，我们互不相干。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想退学。因为这样的学习心态，大学四年也成了我学习史上最低落的阶段：本科四年里除了最后一个学期是论文考核之外，其他七个学期我一直是我们班的倒数第一，只有一次是倒数第二。这对曾经是一个县里“状元”的我，打击实在太大了。不过好在湘潭大学是一所极富宽容精神，允许孩子们“野蛮成长”的大学，老师们在了解、帮助我学习的前提下，在考试上基本都“放我一马”，所以最后我还是非常幸运地毕业了。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好好上课，却忙着倒腾卖书的生意勤工俭学，但我买来的书，基本都是自己看了才卖出去的。在这期间，我广泛阅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墨子》《老子》《庄子》《周易》等著作，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工作之后，我还是坚持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读了不少的教材和原著，也做了不少笔记。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一起参加工作的陈志伟兄的鼓动下，抱着惴惴不安、跃跃欲试的心态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幸

运地被录取，开始跟从我一生最重要的导师刘学智先生学习中国哲学。这是我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也是一次重大的选择。但这次转折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却远非第一次所能比：大约从1998年开始有转专业的想法到2002年实现，我前后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这次“战略转移”告诉我：要按照自己的兴趣活着，就不能太过于听从别人的意见，而应该审视自己的能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实现人生的转折，也不能只把期望重心寄托在别人的帮助上，打铁还要自身硬，凡事先要靠自己。从2002年到2012年，我都在西藏民族学院教书，也转入了自己喜欢的中国哲学专业从事教学工作。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2006年，我接着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的中国哲学博士，还是跟我的老师刘学智先生读中国哲学。在硕士、博士阶段，我的兴趣点开始是《周易》，这是我在上初中就开始学习的，后来则拓展到《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当时我主要做成玄英的老庄学研究。更因为专业方向和师大学术重点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也开始跟着老师做一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并开始阅读张载的《正蒙》等书。同时，为了顺利毕业和评职称，我也和高校的其他老师一样，忙于发表文章、申报项目、申请课题。但是，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是西藏的高校，我的研究重点都是些“玄之又玄”“大而无当”的东西，实用性不强，而当时西藏在意这些玩意的人又少，所以我申报的与之相关的课题，几乎全部“落马”。在现实的逼迫下，我又战略转移，选择了做藏传佛教的研究。因为这毕竟是与西藏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课题，在西藏只有做这类课题，才有可能得到别人的“重视”，申报课题“中标”的可能性才更大。另外，说现实一点，我的专业，也只能从中国哲学转入藏传佛教研究。所以后来我做博士后的研究，师从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学习西方诠释学，但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在藏传佛教和藏文的学习上。在我的朋友和老师索南才让教授无私

的引导帮助下，通过几年的时间我初步学会了藏文，在藏传佛教思想研究方面也有了收获。如此一晃，眨眼四十岁了。扪心自问：“你这辈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此我却一片茫然：经济学？哲学？中国哲学？道家道教？藏传佛教？好像什么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调侃自己，说：“我是尽管学了很多专业，但什么专业都不是的万金油”。记得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恩师刘学智先生就告诫我们：“过去是三十而立，现在社会发展速度快了，你们要二十而立，起码要二十五而立。”我不知道这两个年龄的数字老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觉得说得很有道理。而今我年近四十，也必须“立业”，必须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上的行当，同时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依托。比较了一下，我选择了关学作为自己专业上研究的重点。这个选择的前提是：前些年，我在老师的引导下，参与了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关学文库》的整理编校工作，完成了明代一位重要关学学人韩邦奇的著作整理点校，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韩邦奇评传》。韩邦奇著作文字数量巨大，大约有近 200 万字，加上我的那部《评传》，前前后后也有 240 多万字，占《关学文库》文字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是我近些年投入精力最多的成果。当我正式着手做韩邦奇研究的时候，已经调入西藏工作。在藏工作期间，我的很多朋友，尤其是赤列旺杰兄长、边巴次仁哥哥，格桑益西老师和他们的家人、朋友，都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关照。西藏，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二故乡，成为我乡愁中的另一个家园。我对韩邦奇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青藏高原上兄弟姐妹的支持呵护下抽时间完成的，由此我对西藏和这部著作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再者，韩邦奇的学术范围很广泛，天文地理、音乐兵法、四书五经、道德文章都有论述，我也在他这里开阔了学术视界，锻炼了治学能力。不仅我点校整理的《韩邦奇集》是目前对韩邦奇著作的第一次整理点校，而且

我写的《韩邦奇评传》也是韩邦奇的第一部评传，虽然其中问题不少，但我为自己做的这个研究骄傲，因为这是我真正切入关学研究的开始。

也许是因为我参加《关学文库》的编纂，特别是在韩邦奇研究方面的原因，老师也决定把我引荐到西北大学的关学研究院工作。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在近两三年内把《关学文库》的著作系统地通读一遍。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观原因。另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身边朋友对我工作的关心。因为这两年我工作的单位总是变来变去，所以每当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现在到哪工作了？”我说：“到西北大学的关学研究院了。”因为很多朋友对“关学”不了解，那接着就会问：“关学研究院是干什么的？”我说：“研究关学。”“那什么是关学呀？”对于这个问题，不要说在别的地方，就是在陕西，除了专门研究关学的人之外，深入了解的人其实并不多。因此，每每有人问我关于“关学”的问题时，我都免不了费尽口舌解释一番。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决定慢慢地写一些东西，让人了解一下什么是关学。

经常向我问这些问题的朋友，有很多并不是搞学术研究的，他们有的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师，有的是兢兢业业的工人，有的是忙于生计的生意人，还有的是读不了古书的农村人。但他们基本都是关中人，都深深地爱着关中的水土，都对我从事的这个专业充满敬意，都真诚地想了解关学到底是做什么的。我认为，这就是关中人最朴实的地方。而我对他们介绍关学，也不能用过于古板和深奥的语言，我觉得要让人了解关学，要让关学真正在关中老百姓心中扎根，要让外地人了解关学，可能用“非专业”的通俗语言要好一些。这是我这样写这本书的初衷。这件事最早从2017年的3月18日做起，开始我建了一个小范围的微信群，把我身边想了解关学的朋友都“圈”

起来，然后自己一段一段地写，一段一段地介绍。后来在一位一直关心支持我的姐姐的建议下，我学会了用美篇这个工具，加上图片，配上音乐，形式更美观，也更利于传播了，所以我就用微信圈传播。我当然渴望我的文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也期望能有更多的人为我点赞，但我又不能苛求世人都和我一样，都想了解关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的本心还是告诉自己：只有坚持写，才是正道。只有坚持写，才能坚持读，对我而言，只有学习关学才是根本的，别的倒还是其次。当然，我还是坚持把我写的东西发给想了解关学的朋友，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情谊，一份责任，也是一份鼓励。

魏 冬

2018年1月于咸阳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

引 释

第1讲 什么是关学? ·····	3
第2讲 关学有啥用? ·····	13

一代宗师

第3讲 他官不大，他说了啥? ·····	21
第4讲 说说张载这一生 ·····	28
第5讲 评评张载这个人 ·····	39

二铭旨趣

第6讲 正蒙广居与东西二铭 ·····	49
第7讲 乾父坤母到民胞物与 ·····	57
第8讲 天下一家到存顺没宁 ·····	63
第9讲 言行戏过与检点反省 ·····	71

三秦清英

第10讲 张载身边关学人物的“发现” ·····	81
第11讲 必须先提的胞弟张戡：天祺之善，有不胜书 ·····	89
第12讲 不能不说的蓝田吕氏：关学巨擘，横渠干城 ·····	98
第13讲 吕大钧：任道担当，风力甚劲 ·····	104
第14讲 吕大忠：好学可爱，笃实光辉 ·····	109

第 15 讲	吕大临：修身好学，行如古人	113
第 16 讲	吕大防：造道纯深，受才弘毅	119
第 17 讲	范育：笃信师说，善发其蕴	130
第 18 讲	苏昞：德性纯茂，强学笃志	137
第 19 讲	游师雄：恢廓敦大，瑰奇卓绝	143
第 20 讲	张舜民：议论豪迈，气不少衰	152
第 21 讲	李复：仰不愧天，俯不忤人	159
第 22 讲	刘公彦：良玉出璞，圭角未露	167
第 23 讲	潘康仲：侍师如父，服勤至死	170
第 24 讲	先说长安老种家：将才满门、威震边关的种家军	173
第 25 讲	再说种家这个娃：善察形势、沉毅有谋的种师道	180
第 26 讲	张载门下的关外弟子：横渠之学有外传	189
第 27 讲	张载门外的关学先生：北宋关学有外源	195

略 论

第 28 讲	北宋关学的群体构成	203
第 29 讲	北宋关学的精神趋向	208
第 30 讲	北宋关学的归属特征	213
第 31 讲	北宋关学的历史命运	217

附 录

附录一：北宋关学宗谱新编	225
附录二：北宋关学人物传记资料选辑	227
附录三：北宋关学遗风录	268
附录四：北宋关学纪年简表	298
写在后面的话	311

引

释

第1讲 什么是关学？

在前面我说了，在我刚调到关学研究院工作之后，朋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关学？”对这个话题，我都免不了要费一番口舌。但这个话题，又是关乎对关学了解和认知的首要话题，是个不能不先说的话题，所以在这里，我把它作为我们要谈论的第一个话题。但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首先要区分两个提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什么是关学”和“关学是什么”的区别。为什么要谈这个区别？因为从哲学上讲，会提问题往往比会回答问题更重要。“什么是关学”和“关学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提法，虽然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就关学而言，前一个问题是特指，后一个问题是泛言。这就像问“桌子是什么”，可以回答是家具，这是泛言，回答类型、归属就可以了。但是问“什么是桌子”，就不能这样回答，而是要说出桌子的特性，回答出它是怎样的一种家具，以便把它和别的家具区别开。因此，如果要问“什么是关学”，就不能只简单地说关学是一种学术，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统，而是要回答它是一种怎样的学术，一种怎样的文化，一种怎样的传统。对吧？

回到主题：什么是关学？

先要说的是，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别人说“我是研究关学的”而引

起的。“关学”这个词有两种表达：一种是书面的表达，一种是口头的表达。如果我们把“关学”这两个字用汉字写出来，谁一看都知道说的₁是什么。但在口头交流上，往往只闻其音不见其字，所以误解的可能性就很大。比如在口头交流上，我说“我是研究关学的”，因为“关学”这个词对现代人来说太生僻，在现代生活中不常用，所以听到这个词的人未必知道我说的“关学”的“关”是哪个“guan”，而很容易把这个“关”当作是“当官”的“官”，或者是“关系”的“关”。所以一听到“关学”这两个字就马上会高兴地说：“研究这个好。要想当官，就得研究当官的学问。”或者说：“哎呀！你的这个研究太重要了。社会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关系学呀！”显然，这是把“关学”理解成当官之学、关系之学了！由此可见“官”和“关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但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仅仅是根据自己理解的“郢书燕说”，是和“关学”的真正意义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理解下的“关”，并不是“关学”中的“关”的本意。那“关学”中的“关”指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关学的“关”，就是和“关中”相关的“关”，而不是和“当官”相关的“官”，“关系”相关的“关”，也不是关云长的“关”，关汉卿的“关”。“关”在这里就是“关中”的简称。

说到这里很多人马上就接话茬了：“哎呀！原来是这！我知道了，关学就是关中之学，就是关中学术，就是关中文化的统称呀！你看咱陕西八百里秦川，上下五千年历史，有多少关学的历史、关学的文物、关学的文化呀！”好像关中道上的秦腔、碑刻、书画、兵马俑、汉阳陵等等，都可以纳入到关学中去。对此我只能马上打住：“老哥，‘关学’的‘关’的确指的是关中，但这个‘学’不是《西游记》中那个哈哈和尚的大布袋，把关中道上的啥都能装进去。其实在历史上，‘关学’的这个‘学’也是有特定内涵的，它具体指的就是‘理学’。”

他马上又明白了：“啊呀！原来是个这！我知道了，‘关学’原来就是‘关中理学’呀！原来你是研究咱关中道上理学的哟！我大学就学的

是理科，你是什么专业的？”我马上又急了：“老哥呀，关学的确就是‘关中理学’的简称，但这个‘关中理学’中的‘理学’，可也不是你理解的数理化之类现代的‘理科’呀！它是‘宋明理学’的‘理学’呀！”“还有个‘宋明理学’的‘理学’？我不知道。”他蒙了。从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高考制度多年来分理科、文科，对社会的影响又有多大！要让人知道“关学”，就首先要给人启蒙，让人了解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要“正蒙”——用正确的观点来做传统文化的启蒙。

那该如何“正蒙”呢？别急，让我给你慢慢说。首先我说呀，古代的很多词，虽然和现代的词意思上有关系，但也不完全一样。比如，古代的“小学”的意思，有指语言文字学的，有指礼仪规范教育的，这和现代意义的“小学”不完全一样；古代的“大学”，一般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这也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一样。而“关学”这个词，也是个从古代传下来的“古董”，它不是我创立的，而是在古代就有的。既然是古代的词，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就不能把我们现在的意思强加到它身上，而是要看古人是在什么意义上用这个词的，在历史上大家一般公认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我们只有接受这一点，才能理解什么是“关学”，对不？不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虽然你我用的是一个词，但实际上是各说各的事，牛头不对马嘴，那就麻烦了。还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以为知抢话头，总是不好的，对不？

根据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关学”这个词是在南宋才出现的。最早用这个词的人，是南宋时期的吕本中。根据清代初年成书的《宋元学案》的记载，吕本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泰山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大之。

这里的“申颜先生”，是北宋时期咱陕西华阴的一个先生，他姓申，名颜。“安定”指的是安定先生胡瑗，“泰山”指的是泰山先生孙复。“张

氏兄弟”指的是陕西眉县的张载和张戡兄弟俩，他们都是北宋时期的人。话说这个申颜先生是个严守礼法的人，不合法的话他不谈，不合礼的事他也不做，所以关中人都很尊敬他。申颜先生和当时的另一个陕西华阴人——侯无可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是患难之交、莫逆之交。据说两人穷困的时候，出门办事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于是出门办事的时候，两人就一件衣服换着穿，由此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平时里养家糊口，两家人也互通有无，就跟一家人一样。但申颜、侯无可先生的友情，并不仅仅在于能“患难相恤”，还在于能“德业相劝”。申颜曾经给人说：“我不能一天没有侯无可。”人家问他原因，他说：“只有侯无可才能提醒我在生活中不犯错误啊！”由此可见两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后来，申颜先生病了，侯无可先生就徒步千里之外为他求医问药。可还没等到他回来，申颜先生就去世了，可人死了，眼睛却闭不上。人们都说：“他应该是在等侯先生啊！”果然直到侯先生回来，申颜先生才瞑目。这就是当时关中流传着的关于申颜、侯无可两位华阴先生的佳话。而吕本中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关学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关中就有申颜先生这个人出现了。他认为申颜先生是和当时的儒学的先驱者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是一个类型的人。胡瑗和孙复，都是北宋时期儒学的开山者，很知名。由此可见申颜先生的地位。吕本中在这里还强调，后来在申颜先生去世不多长的时间，关中又出了兄弟两个——张载和张戡，而这兄弟两个，一下子把关学发扬光大了。

吕本中先生这句话里提到了“关学未兴”，“关学”这个词就是在这里最早出现的。那这里的“关学”是什么意思呢？从《宋元学案》的引用来看，似乎吕本中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关学”，主要指的是张载和张戡兄弟为代表的学问和人格。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吕本中先生是南宋莱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台人。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他的家族在宋代影响很大，他的祖先吕夷简在北宋仁宗的时候当过宰相，他的曾祖父吕公著在北宋元祐年间当过宰相。吕公著在朝的